



蹦野迪 村口见

六

这样简单的快乐。一面是经济负担,一面是情感负担。他在等一个机遇,能让自己承担目前的开销,又把好事继续做下去。

很多人都期待着这场聚会。起初只是人来,王明乐组织集体做饭后,他们把厨房也从家里搬了出来。

一个人生活,做饭是最难的。卢美霞换了小电饭锅煮饭,还是一煮就多,做一顿,吃一天。菜也划不来做,偶尔勤快了,炒点萝卜白菜,多半时间配咸菜吃。

毛红芝房前屋后都种了菜,豆角、黄瓜、辣椒、南瓜,啥都不缺,唯一的问题是吃不动。人老了,消化也慢。中午1点之后,她就很少吃东西了。那一块菜地,既养活自己,也养活王明乐家的鸡鸭鹅。吃过午饭,她把地里的烂菜叶子都收拾起来,就上乐乐那儿热闹去了。

卢彩霞老伴离世前,为她劈好了几年用的柴火,整整齐齐撑起来,用塑料布捂着。她觉得自己烧不完了。开澡堂的人来买,她没卖,而是陆陆续续往王明乐家拉了七八车。

一群在家连菜都不想炒一盘的人,心甘情愿在这里和面、擀面、烧火、烙饼,没有一道工序是简单的。皖北的烙馍薄且筋道,他们也不关心自己的牙口还咬不咬得动,只管兴高采烈地做。

人最多的时候,能分出19个烙饼摊。柴火烧起来,整条村道都是烟,人的声音都给擀面杖和锅铲子淹没了。王明乐为他们提供面粉,烙好的饼,每人能分一二十张,带回家足够吃一段时间了。

有时,王明乐就在院子里架几口大铁锅,炖鸡烧菜,备140多双碗筷,叫他们来吃。

今年夏天,他在午后三四十摄氏度的天气里做了一顿饭,第二天就发了高烧。几个老太太拉他去了村里的诊所,等输上液,围着他就开始念叨:你自己又没个娘,幸亏这里有个人,没有人,你这不烧毁了?你赶紧找个媳妇照顾你,你叫心里都好受。

这两年来,王明乐很少锁门。一个老太太从山上挖了地枣苗子,煮熟端了一盘,推开门就进来了。每逢佳节,家里出入的人更多。

今年中秋,王宗云家人又给她寄了一大盒月饼,她也搞不清是谁寄的。她把那盒月饼拆开,拿了6个给王明乐吃。王明乐一看,都是有牌子的,好月饼,红豆沙的,咸蛋黄的,老好吃了。

七

许多在外务工的人,通过王明乐的抖音看自己的亲人。

一位ID名为靖静,的用户经常给她评论:谢谢名字,又看到俺妈了,跟你们在一起,她说她高兴。她远嫁河北十几年,上一次回家的时间是前年9月。

有人在王明乐的视频里看到了自己的母亲,留言说:我妈真会玩,她身体一直不好,看她这么开心,我也开心!一个男孩也好,乌坎乌坎的人群中找到了熟悉的面孔,从鸟咋在里呢?还有人想不通,俺奶奶老说腿疼,这不跑得才溜吗?

外乡人在这里表达羡慕:我老家要是有你这样热心的,我在外面也会放心爸妈。我奶奶老了,没智能手机,没人陪她,晚上一直盯着表看时间。

镜头头,刘富荣也成了粉丝的一员。几个月前,他的丈夫突发脑梗。家里的收入来源断了,这一小时的快乐也难以维持。刘富荣只身前往徐州打工,在建筑工地上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,钱几乎全部寄往家里。

下了工,她会去看徐州人跳广场舞。但那不是她喜欢的音乐,她喜欢摇滚的、快节奏的。但看久了,心里也激动,也想跳。她控制自己,徐州不是家,不能跳人见人见世面多。自己跳的那些动作,免不了被人笑话。

她住在20元一天的小屋里,花350元给自己买了一部旧智能手机,在上面关注王明乐和毛郭孜村仍在延续的热闹。

王明乐努力维持着视频的更新频率,也接受着人的变数。2021年10月5日,他发布了一条视频,纪念老年舞团中第一位病故的高龄老人。最左边板凳子上,头上顶个毛巾的奶奶。那段视频里,她坐在人群中,看着在音箱上又蹦又跳的王明乐,跟着她弱弱地挥手。

王明乐记得,她笑起来总是很害羞。

比原来更坚强,获得了保护家人的勇气。

如果无法完成告别,我们会永远沉浸在依附关系里。剧中一位UI在被销毁前,反对丈夫将她重新上传。她想留住自己的记忆,而不是一遍遍被覆盖。你需要尊重她的离去,尊重你的悲伤。一些仪式感或许有助于完成告别,身边人建议她埋葬一副实体耳环。

米兰·昆德拉说:遇见只是一个开始,离开却是为遇见下一个开始。这是一个流行离开的世界,但是我们都不擅长告别。

疫情后,好好说再见更是一种奢侈。生活被突如其来地分离打乱,和最好的朋友上一次见面还是夏天,转眼已近寒冬。我们只能珍惜每一次见面,提前备上一肚子话和拖了许久没给的礼物,并在开门时紧紧拥抱对方。

这时,思念重新变得贵重。父母辈的恋爱一星期写一封信,信里两页情话,抵过每天微信上无关痛痒的早安晚安。

人类喜欢稳固、追求不朽,试图用AI技术预测死亡,举着相机想要记录一切。《书中》一书,作者对于如何面对死亡、记忆与爱》一文中,作者对于如何面对死亡时代的死亡提出了一些建议,最后一点是忘记不朽。



8月23日,安徽宿州萧县毛郭孜村,摇头王刘富荣和老人们正在蹦迪。

视觉中国供图

个老人。有的门前能聚两三个人,一块坐着聊天,聊着聊着就没话了,你看着我,我看着你,对着发呆,看看天,没有一点儿热闹劲。

三

不如跳舞。

冬天跳舞能让老人们暖和起来,发发汗。但夏天太热,容易跳出毛病。王明乐就组织他们打牌、唱歌,在自己家院子里聚会。

每天下午1点到5点,这里会涌入五六十个老人。腿疼的,骑车,头晕的走路。下雨天本是不去的,到了中午,雨刚停一会儿,人插着空又来了。

这几个小时,院里到处都是说话的声音,空气里萦绕着低沉的嗡嗡声。他们聊的内容,王明乐并不感兴趣。家长里短的,他甚至听得头疼。

带一群老人,有时和带一群孩子没什么差别。他们容易为极其琐碎的小事吵架、闹脾气。跟幼儿园一样。

每天聚会结束,老人们会把自己的椅子藏起来,第二天来了,再找出来坐。王明乐家里经常这儿一把椅子,那儿一把椅子。他看到了也不去挪动,就让他们藏着。

老人们散去之后,院子里又只剩王明乐一个人。

他的父亲是下井工人,常年在矿上住。妹妹也已经出嫁。他本来和母亲同住,但2018年2月的一场车祸带走了她。

悲剧发生得太突然。母亲出事前一天,王明乐下班晚,他买了一大把母亲爱吃的香蕉,忘在车后备箱里,还没有拿出来。

从那那天起,家里变得极其安静。只少了一个人,就好像一切都发生了变化。王明乐回家习惯了喊妈妈,喊不出来。

为了打破安静,他总是开着电视。母亲生前养了只花公鸡,他把它抱在怀里,和它一起看电视,给它起名花花,为它洗澡,允许它进入客厅,被它打鸣吵醒也不翻脸。

这恐怕是毛郭孜村唯一一只成为宠物的鸡,它出去溜达,方圆几里的人都认得它,走丢了也能找回来,大家知道是我家的鸡。村里的老人私下议论,他可能脑子受了点刺激。

为了让家里热闹点,王明乐又养了两条狗、9只鹅、5只鸭子、数十只小猫和二十几只小崽。满院子都是叽叽喳喳的声音。

即使最孤独的时候,王明乐也没想过离开村子。这里让他感到踏实,有根。但和他一起守着根的,大多是老人。

2020年12月,王明乐开始组织村里的老人跳舞集会,拍各种稀奇古怪的抖音视频。

频。他在村里认识的老人不多,说过的也就十来个人。于是就用几根烟,拉拢老头,又搬几筐鸡蛋,引诱老太太。就这样几个人慢慢变成十个人,又变成几十上百的人,直到全村都知道,周边的村庄也知道了。

人越来越多。王明乐的院子几乎成了全村的情报中心,连父亲要再婚的消息,他也是听老太太们说的。从小到大学,他和父亲的交流都不多,说一两句话,就吵起来了。

后来父亲真的从矿上回来,跟他说收拾收拾办喜事。王明乐就理解了。他觉察到父亲的难堪,但两个人都没多说什么,匆匆办了酒席。毕竟才50岁,以后老了有人陪他也是挺好的。他也难掩失落,感觉以后再也没有从前那样的感情了。好像分了两个家一样,没有一个家了。

四

母亲离世后,王明乐一直穿着她给他买的鞋。

五六七个春夏秋冬穿过去,那双帆布鞋已经看不出原本的颜色,成了泥黑色。帆布烂了边,两只脚的大脚趾都露在外面。

这双鞋一年修了4次,还被狗咬走丢过一只,他花200元在朋友圈悬赏求助,又找回来了。老人们把这鞋藏起来,又给他做新的棉鞋,他都不肯舍弃。

王明乐对母亲的怀念,带着沉重的歉意。她是一名代课教师,从小对王明乐管束严格。别的小朋友都在外面,她出门前会把门锁上,把我关在屋子里。有时候我翻墙头出去,回来就是一顿打。

他反而更好奇管束之外的世界。小学就会学抽烟,初中又逃课上网。他转过5次学,最后来到一所只有6个学生的乡村中学,没事儿都跟老师一块斗地主。

没读完初一,他就辍学了。后来,他去了北京,蹭过盘子,在工地上扛过水泥,也试图学过导游,没有学成。回乡后,他又打了几年工,用积蓄买了辆车,开始做代驾生意。

母亲去世后,他经常写字忏悔:从小到大你对我很严厉,动不动就会用棍棒伺候我,小时候真的很恨你,长大了自己也有自尊,犯错了,就会用你以前怎么对我不好来衬托我的错误。真的,真的,我从来没有恨过你。我很爱很爱你,年少无知真是错。

为了控制自己胡思乱想,王明乐拼命工作,像野人一样活着。之后两年,是他的事业巅峰期。代驾公司最多时有五十几个员工,每天净收入两三千元。他干到凌晨四五点才回家。后来,他又开始卖酒、卖葡萄,赚得更多。

他拿着这些钱拼命地做好事,希望让母亲能看到自己的改变,能为自己骄傲。

能否好好说再见

说《爱的算法》中,女主角的女儿早年夭折,她无法接受领养,于是用人造皮肤、马达和编程造了一个假孩子,用来填补自己空虚的怀抱。假孩子骗过了图灵测试,但她却怀疑自己的整个人生都是算法造就,因而住进医院。

现实生活中,离别密密麻麻,升学、搬家、分手、亲友离世,为了放慢离别的脚步,我们习惯用物品留住回忆。有人会在分手后留着前任的杯子,有人在母亲离世后还盖着母亲的被子。

到了数字时代,无孔不入的电子印记,让我们面对离别时更加力不从心。手机相册里和失联多年同学的合照、视频,从朋友圈共同好友那里瞥见的前男友近况,总能让人感慨,死去的记忆突然攻击我。

逝去亲友留下的电子碎片,则更是随时把人人拉进陈旧的伤痛中。前几天有一则新闻,一位浙江嘉兴男子顶着凌乱的头发来警察局报案,边看监控边哭,因为

他存有亡妻200多张照片的手机丢了,幸好警察找了回来。一位安徽小伙用AI技术帮500多位客户修照片,让老照片动起来,想起来。有客户说,6岁,爸爸就没了,想见,一回没梦到过,照片里的人只是眨眨眼、笑一笑,就足以慰藉他的心。

然而最终人们会发现,再精密的虚拟设计也只是替身文学,一首歌、一个吻在人体内触发的情感,远比纳米晶体管之间的数据流更复杂。一厢情愿无法取代双向奔赴,正如《万神殿》中麦迪母亲对丈夫说,没了你的触摸、微笑和拥抱,就永远不是你。

爱有保质期,因为它的物质性载体无法不朽。《三体》中刘慈欣写道,到了人类发展后期,保留文明比创造文明更难。人脸会遗忘,电子数据会被覆盖。据统计,每年全世界大概有1.5亿个硬盘被丢弃或淘汰。

但有限性本身就是一种力量。死亡让

们拎着板凳,骑着车,各自散去。

刘富荣浑身湿透,像做了一场梦一样,醒来重新面对她的生活。几年前,她带着患有自闭症的儿子改嫁到这里,和一个比自己大9岁的男人生活,生了一个小女儿,已经上幼儿园了,但儿子还是连一句妈妈都不会喊。她和丈夫共用一部老年机,不通互联网。在朋友的手机上,她才看到王明乐组织的活动。

二

王宗云回到家里,重新面对一屋子的纸箱。

一张空床,几乎让大大小小的纸箱堆满了。它们曾装过三个儿子和几个孙子从全国各地寄来的吃食、衣物与日用品,光烧水的电水壶,家里就堆了三四只。王宗云觉得自己前面的路没有多长了,不想要,什么都不想要。

她80岁了,收到最多的还是药。护腰的、保心的、治胃的,有些常用药,一寄就是40盒,没有药我就不能活。儿子怕她拉肚子,寄来10盒诺氟沙星胶囊。

王宗云随儿子在山西生活了一二十年,几年前才回到毛郭孜村。她在院子一角种了许多菜,但还是仍让人感到荒芜。

丈夫是去年10月走的。那个冬天,王宗云哭得两个眼都看不到了。她嫁来这个村子60年,第一次没有了一点靠头。她生了4个儿子,如今只有老三因为精神问题需要照顾,留在她身边。其余的孩子都忙,大儿子路过徐州去开会,也没下车,只打了个电话来。王宗云理解,也不理解:就忙得这么狠,就忙得这么狠。

卢彩霞的三个儿子分别生活在山西、河南、山东。她和老伴儿干了一辈子,给儿子们娶了媳妇,落了万万元的账。两人去徐州打工11年,账还清了,也累病了。去年,老伴儿因胃癌过世,卢彩霞一张嘴说话就想哭。

后来,她也不爱回那个家。我不想搁家蹲,我自己在家是个啥味儿?她简单吃口饭,就出门找人拉呱(方言,指聊天)去了。

毛红芝直到71岁,才结束自己的打工人生。从徐州回到村里。

她住的房子是三个儿子结婚分家后,自己另盖的。那时,她和丈夫种菜卖菜为生。再往前,在没有电视机的年代,她的丈夫跑村串乡,放了15年电影。毛红芝是村里少有的上过初中的女人,她当过村里的会计、老师、民兵,喜欢唱歌跳舞,能打篮球。

但那是过去的事了。儿子们结婚后不久,丈夫就患了肺结核,没法再做重活儿。毛红芝不愿给儿女增加负担,只身去了徐州打工。一早一晚收拾破烂卖钱,其余时间当保姆。20年间,她先后伺候送走了3个老人,直到她自己也成了老人。

退守回村,生活难免不适应。多年的务工经历,让毛红芝有了城市生活的习惯。她爱在人民公园里跳、唱、打羽毛球。回村时,她还把羽毛球和球拍带了回来,但很少再用。

去年,毛红芝的老伴也走了。她倒是习惯了一个人的生活,只是觉得无趣。因此每天在外面的时间比在家里多,哪怕几个人坐着,也比一个人坐着好。

毛郭孜村常住人口3605人,60岁以上老人占比约四分之一。他们的休闲方式,就是把板凳搬出来,坐在外面。一户大门,

音乐结束,毛郭孜村又回到寂静里。人

中青报 中青网见习记者 杜佳冰

毛红芝人生中第一次蹦迪,是在76岁时。

终于能有一个片刻,打破她寂静的生活。大概是耳朵不行了,她也觉得吵。身上的膏药守护着她的安宁,劲爆的音乐能带给她快乐。

那个下午,她换上衣柜里最鲜亮的衣服,离开空荡的家,骑车到村南头的空地上,和上百个老人一起蹦野迪。舞动的人群中曾有上百种孤独,当音箱的旋钮一转,就只剩一种快乐。

在安徽宿州萧县毛郭孜村,28岁的王明乐几乎花光积蓄,组织起这样一场狂欢聚会。年纪最大的参与者,已有94岁。每天下午1点至2点,他们像上班一样准时来到王明乐家。聚集的人从院子里溢出来,延伸到门口、院前,又到两旁的村道上。

他们跳舞、聊天、打牌、吃饭。如有缺席,还会托人带请假条来:杜金花收玉米一天。王盛英今天下午不去,不得闲,栽菜籽。

一

说是蹦迪,其实没有人能真正蹦得起来。

七八十岁的身子骨,总有一只脚得稳在地上。硬朗些的,能扭两步秧歌,其他多数是原地踏步。手是相对自由的,尽情举高了往前甩,向两边扬。或者又在腰上,像做保健操一样扭屁股。

实在站不稳的,双手向前拄着拐杖,两脚岔开,在地面上构成一个稳定的三角形后,摇头晃脑地扭胯。动作和他们的关节一样僵硬。

蹦迪的音乐要足够大声,才能穿过他们听力减退的耳朵,让他们忘记羞涩,忘记年龄。王明乐则站在音箱上,跳跃着带动氛围。

老人的动作不似年轻人奔放热烈,但狂欢的劲头仍有一拼。

75岁的卢彩霞患有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,跳一次不仅腰疼,连带着腿、脚脖子、脚心都疼。即便这样,走不了路,她骑自行车也要去跳。

毛红芝一条右腿5样毛病:肿瘤、关节炎、滑膜炎、骨裂、积液。白天口服药,夜里贴膏药,也要去跳。不仅要跳,还要换一身红红绿绿的漂亮衣服,站第一排跳。我就爱动弹,我不喜欢往那里一坐。我就爱跳!爱蹦!

王明乐给她一只扫把,让她当吉他弹。有人问她,她会骄傲地说:我是琵琶手。

这个年轻人带着他们见足了世面,还去过KTV。他们跟着王明乐坐电梯,进入黑乎乎的包厢,在闪闪光光的灯下跳舞。毛红芝觉得,跳起来比村里有劲儿,跳得出汗还想想。

来自孤山村的女人刘富荣,经常骑着电动车往返40分钟,来毛郭孜村跳舞。她46岁,一头短发染成黄色,身形微胖,是队伍里最年轻的、能双脚离地的舞者。

她的舞姿不愿一切地,疯狂地摇头,甩起的头发似火苗跃动,身体像触电一样晃动,四肢肆意地甩。她完全放松,跟着音乐释放自己,家里那些要压垮她的事,一点儿都不想。

音乐结束,毛郭孜村又回到寂静里。人



春天,王明乐带老人们去看桃花。

受访者供图

□ 焦晶娟

中学生麦迪难以相信,屏幕上用表情符号和她聊天的,竟是两年去世的父亲。

两年来,她和母亲搬了家,换了新学校。母亲好不容易走出悲痛,和同事的新恋情进展顺利,突然出现的麦迪的父亲,打乱了这一切。他用嘴扁问号、男人和地球,拼凑出只有他和麦迪母亲才知道的定情诗:何地何故,我吻了何人的唇。

这是电视剧《万神殿》对于未来智能科技的设想:剧中,字符律动公司研发出一种技术,用激光把人脑层层剥离,将人的意识数据化、存储在硬件中,成为电子灵魂,被称为UI(uploaded intelligence)。

麦迪的父亲是最初的试验品,肉身死前意识被成功上传,但也因此被困在公司里无休止打工,只有一部分意识透了出来。几番周折拿到父亲的完整代码后,麦迪和他接入服务器,自己戴上VR眼镜和感应手套,打开父女俩最爱的游戏界面,再一次摸到了父亲。

在UI的世界里,死亡被重新

定义。只有意识的备份数据全部被删除、成批的服务器机箱被切断电源,一个UI才算真正死亡。孤僻的麦迪因找回父爱而快乐,然而,非人非机器的父亲,则被空虚、孤独,以及无法自我认知的痛苦淹没。

影视剧中很多类似的重生桥段,并非为死者,而是为生者的执念量身打造。科幻剧《上传新生》中,男主角的女友是个控制狂,把死后上传的男主角当作她的电子宠物。《黑镜》第二季中,女主角在男友离世后,购买了面貌与思维

和男友一致的实体机器人,以陪伴她生下男女的孩子。

看着这些科幻设想,总让人感觉像是坐在超高速列车上,窗外的风景扭曲但真实。《万神殿》原型小说作者刘宇昆说,我们愈探索科技,故事就愈灵性、愈共感。令我好奇的是,如果有黑科技手段帮忙,人们最终会如何接受离别?

刘宇昆的态度并不乐观,在另一篇小